

從興趣到生活態度 四個手作女子創意大過天



■Anjelica喜愛小孩子，因此以孩子為對象設計了很多色彩繽紛的衣服、飾物。

以前很多人「玩手作」可能是為了打發時間，現在不少人將興趣變成事業，不再是玩票性質，當中多了一點點熱情、一點點快樂。近年來，手作市場愈來愈蓬勃，五花八門，愈玩愈精彩。不論是一張紙巾、一個鈕扣，又或一塊布，都能變出無限可能，絕對創意「爆棚」。手作人建立的不只是一個品牌，更是一種生活態度，每件產品背後都有一個故事，牽繫你我的情緒。或許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做手作，也不是每個人都享受拼拼貼貼、左縫右補的過程，但至少我們樂於做一個買家，支持本地創作，讓這個小綠洲變得更蓬勃、更有生氣。筆者來到數碼港「週末藝墟」，找來幾個手作人，與他們探討作品背後的創意意念及其對生活的態度。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香港有幾個大型手作市場，如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舉辦的手作市集、青年廣場的本地原創手作市場、數碼港週末藝墟等，皆是手作人不會錯過的活動。透過參與手作市場，除了銷售作品外，更可以推銷自己的品牌，讓更多人知道作品的存在，同時亦能認識「同道中人」，分享創作心得，難怪手作人趨之若鶩。

其實每一個手作市場都有其特色，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每年舉辦兩次手作市集，其挑選過程較為嚴謹，強調「本地」元素，而數碼港的週末藝墟則走多元化路線，有不少外國人參加，「交流」的意味更重。



■Catherine退休後投入手作行列，將興趣轉化成事業。

建立自己的事業

「我很喜歡小孩子，所以設計了這些衣服，」來自澳洲的Anjelica與丈夫在兩年前來到香港定居，而她的品牌「AQ Prettiness」亦從這裡開始。Anjelica年紀輕輕，但已結婚兩年，並坦言很想快點生小孩，但在生小孩之前，她希望先建立起自己的事業。

衣服透過網絡賣到世界各地，Anjelica興奮地說：「客人大多來自澳洲、美國、新西蘭，香港顧客相對較少。可能因為衣服的颜色很鮮艷，中國人大多在節慶才會穿這種衣服，但在西方人眼中這是很尋常的衣服，小孩子都穿上這些衣服走在街上。」Anjelica的祖母是裁縫師，因此她自小便對設計衣服情有獨鍾。而丈夫亦很支持她的事業，總會給她各種意見，又擔任「售貨員」，減輕Anjelica的負擔，「AQ Prettiness」是兩個人的心血結晶，亦為未來的孩子先準備好衣服。

Anjelica確實有別於亞洲的女性，獨立自主，熱愛家庭生活，在婚後依然保留自我，活得快樂。她雖然在經營事業，但很少「sell」作品，她喜歡接觸不同的人，看到小朋友會興奮得拿着裙子在他們身上比來比



去，為他們拍照，彷彿做生意是其次，更重要是和顧客「交心」。「我很喜歡參加這些市集，因為可以和不同的人交流。」或許便是因為這種不計較利益、和顧客打成一片的態度，使她的品牌在短短一年內贏得口碑，而且在扣減成本後仍有利潤。

親子關係的橋樑

手作也可維繫親子關係？沒錯，Helen將手作融入家庭生活中，「Helen King Handmade Bag」訴說的便是Helen與兒女的故事。作品的靈感源於Helen與女兒從小到大的生活片段，Helen指出：「以前女兒不溫習，總是喜歡偷東西吃，這些生活情節成為一張張構圖，我將這些情節融入袋子中，不少母親看到袋子產生共鳴，或許他們也有相同的經歷。」

一開始兒女只是冷眼旁觀，對Helen的設計沒有太多想法，畢竟年輕人喜歡追求潮流，對這些手作品自然不感興趣。但Helen要求兒女暑假來市集幫忙，他們看到製成品後開始認同Helen的創作。「作品最重要是實用、夠特別，布料主要來自兩處：一部分是上司送的傢俬布布版，另外我會在不同的地方找素材，而且會在設計中加入當季的流行元素，使產品貼近潮流，吸引年輕人使用。」Helen說。如今女兒開始畫一些設計圖，兒子亦給她很多意見，更教她玩facebook。家人很支持Helen的事業，親子之間親密了，少了隔閡，多了互動，原來手作亦可消弭人與人之

■Helen的設計大多源於其與女兒相處的片段。



間的隔膜。Helen主要設計了三個系列的袋子，一是藍天碧海，以延伸概念為主，題材包括有機農村、日本旅遊等，另一個系列則是家庭樂，當中滿載與子女相處的片段，最後的系列以個人構思為主。雖然設計未必能夠吸引所有人，但勝在親情無價，Helen亦從中得到肯定和讚美。



只賣給有心人

一顆小鈕扣原來也可以千變萬化，Catherine以鈕扣變出無限創意，將鈕扣玩得出神入化。她將鈕扣與花結合起來，製成栩栩如生的鈕扣花，配上從不同地方搜購回來的花瓶，每件作品都別具匠心。鈕扣與花，風馬牛不相干，兩者結合竟有出乎意料之外的美感。

「一切只是巧合。當初舊同事知道我喜歡DIY，將一些要丟棄的小東西送給我，那時我從事珠寶相關工作，剛巧去深水埗買了一些鈕扣回來做首飾，偶然之下將鈕扣與那些小東西放在一起，發現鈕扣可以用來做花，這個契機促使我開始做鈕扣花。」Catherine表示。製作鈕扣花本身並不困難，最麻煩的反而是尋找適合的花瓶。「每一次我都先搜羅花瓶，再針對花瓶的顏色、圖案做相關的構思，所以很難計算要花多少時間做一件作品。」Catherine強調花瓶很重要，鈕扣放在適合的花瓶才能突顯其美感，隨便找一個花瓶裝花會破壞作品的整體效果。

正因為「瓶」難尋，Catherine很看重顧客的態度。「並非一定要買，有人欣賞我的作品已經很開心。每個人的品味、喜好都不一樣，客人來到會左挑右挑、前思後想，思索家中哪一個位置適合放置花瓶，而我也希望找到知音，希望顧客找到最適合他們的花。」

Catherine的鈕扣花絕不單調，以少女、國旗、哈哈笑等作為題材，吸引不同的顧客，曾經有客人跟她說：「這裡所有的作品我都喜歡。」正正是客人的回應、知音人的賞識，推動Catherine一直改良其作品，作更多不同的嘗試。

讓藝術與生活結合

Calis本身讀藝術出身，特別鍾情陶瓷，但陶瓷藝術本身便少人接觸，人們不能依靠藝術創作、開展覽會維生。「我自小便喜歡畫畫，一直以為藝術領域裡只有畫畫，直到大學修讀藝術才發現原來藝術很多元化，而陶瓷給我很大驚喜。陶瓷可以有許多變化，因為原料大多是自己調出來的，因此製成品很難預料，往往有驚喜，」Calis說。Calis對陶瓷的堅持，使她擺脫藝術的包袱，將陶瓷融入生活中，讓更多人認識它。

Calis的陶瓷作品很簡單，沒有藝術品那種高高在上的感覺，反而多了一點生活的氣息。「陶瓷作為藝術很少人喜歡，但如果作為興趣則很受歡迎。」Calis與朋友合作開辦工作室，以教學為主，並坦言她們不常在市集販賣東西。Calis製作生活用陶瓷，以小飾物、碗盤為主，她指出手工陶瓷與其他陶瓷最大的分別是手工陶瓷要燒兩次才能防止漏水，而且因為人工計算不夠準確，往往燒不到陶瓷的底部。除了陶瓷，Calis與朋友嘗試DIY飾物盒，利用Dé coupage拼貼技術將紙中圖案印在盒子上，變成色彩繽紛的飾物盒。這種技術的特別之處在於簡單，自己亦可以拼貼出漂亮的圖案。

對於Calis來說，陶瓷不只是興趣，而是她生活的一部分。生活用陶瓷很貼近人的生活，或許很多人未必認同這種藝術，但陶瓷藝術不應只侷限於小部分人中，生活用陶瓷能引起人們的興趣，將陶瓷的生命力延續下去。



■Calis修讀藝術，特別喜愛製作陶瓷，嘗試將陶瓷帶入生活中，讓更多人認識這種藝術。

小結：

四個手作人有不同的經歷，但作品背後同樣寄託了手作人的思緒。他們將自己的生活態度、對藝術的堅持融入手作品中，乍看之下平平無奇，剖開檢視卻發現當中絕不平凡。手作，可以是興趣，亦可以當成是一份終身的事業，但香港確實因為手作的流行而變得多姿多彩，多元文化亦由此衍生，可以預見創意與本土性的融合能為香港帶來蓬勃的文化發展。

在虛實交融背後尋找知音

花4年時間拍攝一輯照片，親力親為佈置每個場景，鏡頭下虛實交錯的影像，只為了表現他對世界的看法。韓國藝術家鄭然斗透過想像，將燈光融入自然中，以調和的方式來重疊出兩種形象，表現出現實與虛幻合一的世界觀。鄭然斗坦言自己很懶，只在捕捉那奇妙的一刻時按下快門，其餘時間很少拍照。正是那一瞬間的觸動，他捕捉了他眼中的世界，而他的照片亦多了一點不平凡。

不依靠數位技術

鄭然斗指出，照片中的場景並非真實場景，全是他的想像，他將製作團隊帶到現場，再以人工的方式營造出場景。他不用電腦描繪出來的虛象，反而以類似電影場景的方式來完成攝影框內的內容，以燈光、攝影技術去模擬真實，因此映像看似真實，但實際上仍是虛幻的。「人們拍一張照片，往往只在意景點是否美麗、在甚麼時候按下快門，但拍攝的前提是你腦海必須已有一個形象，要找一個好的位置去完成拍攝。攝影師需要腳踏實地到那個地方，然後拍下所見的，但很多藝術家不會這樣做。我希望以想像來拍照，但攝影是你拍甚麼便會得到甚麼，當中不存在想像，所以我透過燈光及攝影器材去營造一個有別於真

實的場景，當中沒有涉及電腦或數位技術的應用。」鄭然斗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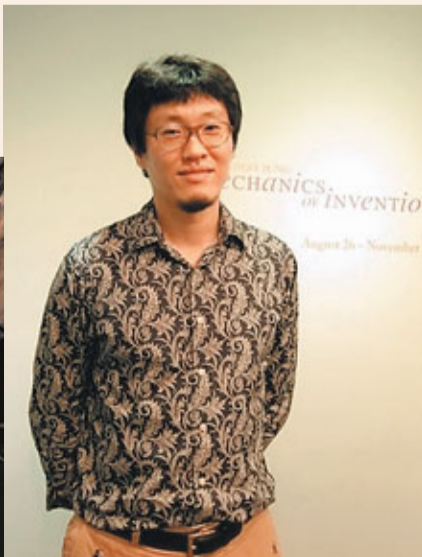
一位圓夢家

除了「Location」系列外，鄭然斗亦曾經拍攝了「Wonderland」系列。「Wonderland」的概念很有趣，鄭然斗指出與不同的人接觸、合作為他帶來靈感，而「Wonderland」系列是圓夢之作。「圓夢」不是指圓自己的夢，而是透過訪問不同的人，問他們的夢想，然後用照片為他們「圓夢」。「有時我與小孩子合作，從他們的繪畫中得到靈感，然後與時裝設計師及相關人士將他們的繪畫變成真實的場景。」有人的夢想是去北極，鄭然斗便為他們設計一個北極的場景。「我們並非真的去了那個地方，只是看起來好像去了，」鄭然斗笑言。有人希望成為廚師、有人希望回到祖母死前的日子、有人想做歌手、有人想在天安門前踩單車，「我去不同的地方幫他們「圓夢」。」

尋找知音

鄭然斗鏡頭下的每個系列都別出心裁，拍攝的時間亦很長，理所當然對觀眾有期望，但他表示他不會強迫觀眾接受他的創作，他在紙上寫下「知音」二字，

■鄭然斗作品「Location #11」(攝於2006年)



▲韓國藝術家鄭然斗，他花了4年時間拍攝Location場景。

■鄭然斗作品「Location #15」(攝於2006年)

並提到古時伯牙與子期的故事。俞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琴，子期死後，伯牙便絕弦不彈，因為再也沒有人能像子期那樣懂得他的音樂了。鄭然斗說：「在西方，每個藝術家都希望成名，令所有人都喜歡自己的創作，但在東方世界裡，我發現原來有人並不想在眾人面前演奏音樂，他們只希望知音聽到他的音樂，而那個人必須理解自己的音樂，所以我不會為所有人創作，即使只有幾個人欣賞、享受我的創作已經足夠。」

不介意花很長時間拍攝，不介意觀眾的眼光，他一直堅持自己的創作，亦一直用自己的方式與世界對話，他的作品未必能感動所有人，因為他的藝術只讓那一個懂他的人品味。

文：蘇葉

「The Mechanics of Invention」
日期：即日起至11月19日
地點：SCAD Gallery (中環雲咸街30至32號2樓)